



招聘碎语

○ 余昌民

“招聘”这个平凡的字眼，频频跳来我们的眼前，又成为我们或有的经历（招聘或者应聘），也就是二十年来的事。从我懂事开始，人生的重大选择（婚姻大体可以除外）很多都不是自己作主——既然连人都属于国家、属于党，当然是国家和党说了算。这里面自然包括毕其一生之精华的工作（职业）。然而中国的百姓荣荣济济也，管理他们就需要数不清的代理人。以我浅见，这些以国家和党的名义执掌人事工作的部门，好的与不好的比例都不大，剩下的或者作风官僚，或者态度冷漠，或者思维僵化，中国人一个个被搓捏得像没用的废物，怎么说他们（亦代表指导方针和路线）也难辞其咎。

我大学毕业刚进工厂不久，有一天车间办公室里来了一位半睡半醒似的老头，前辈技术员悄悄对我说：“他可是干部处长，你的一切都在他掌握之中。”那时我干的是工人的活，“妾”身未明，可还是唬得我心里发疼。

来深圳以后，我的部属刘信平（法学研究生）说起过一件令我印象尤深的事：他在青海遇到一位老者，妻儿都在苏州，他挣扎了几乎一辈子，渐渐变得心如古井，说再也不提调动了，反正快退休了……这更坚定了刘要奋争来深圳的决心。

考研以后我去日本学习，有一天我在电车站站台等车，寂静无人，我踱向招贴栏随意看看，“等孩子长大了，依然是整洁漂亮的车站。”这是公益宣传；还有几种是招聘广告。我留意到好几个公司都把招聘的年龄限制定为“三十五岁以下”，而我那年三十四岁。一种从没有过的失落和无奈从我心头流过。“浩劫”使得我十年光阴

付诸流水，在我重燃希望、奋力攀进的时候，却已经临近被人拒之门外的时限了。我们这一代人——又岂止我们这一代人——轮上了这样的命运，唯一可告慰的，是我们等到了春暖花开。

在蛇口工作的十多年中，我甄别、筛选过的求职者（主要是研究生）有数十人，高学历者尤其是社科学科、综合学科的被推介到我的部门尝试入区，几乎成为了惯例。我时常设想，倘若自己是他们中间的一员，我希望面对什么样的面孔，我必须怎样隐忍别人的检视，又该如何充分地展示自己的能力。遇到有潜力的人才，我总是在蛇口工业区的未来大厦上模想他们的角色；也少不了会有纳之不便、拒之可惜的苦恼。对我判断素质优良的求职者，我还有一个疏导的办法：给某些外资、合资或直属企业的老总打电话，他们通常看重我的推荐。时间久了，那些撒开去的年轻人有些发展得很好，日后相遇，或者收到他们的来电、来函，我赶紧翻寻记忆，有时也避不开小小的尴尬。

芸芸学子一旦建功立业，便容易滋生自己生来才大的幻觉，忘记了人靠机遇和经历过发育的过程，可见人心有浅薄的一面。由此而身带暗伤的人幸好不多。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在编织着自己的故事，要想故事完美，不三省其身怎么行呢。

看着坐在对面眼露渴望的年轻人，不论结局，我总是耐不住先从他的求职材料说起。我说，假如你想要别人从成叠的求职材料里对你的材料多加注意，你该怎么写？学过的课程什么的，一个班的同学都一样；你的个性呢？目标呢？理念呢？自我认识呢？

工人朋友沈玉弟三十年前真诚地照顾过生病的我，令我一生铭记。他曾将儿子来深圳求职的事托付于我。收到沈公子从网络发来的简历，我向他发出了一排重炮：

你发来光秃秃的一纸简历，作为活生生的人却不知消失到了哪里。我是不是可以只复以“收到了”，也让你体会一下坐在雾里？

我有义务努力应对老友的托付，却有被晚辈看作连招呼都不屑打的“办事员”的感觉。老同学的儿子从美国打电话对我说：“叔叔，我从小就听熟了你的名字……”这就是人情味，进入语境的先声。

所以你要好好补上“交流”这一课。

平时说话宜简素，用于求职的文字一定要丰满，因为它是决定希望的着力点。

有关经历的用语虚词多，往往等于白写，明白了此理你自当有所改进。

其中××从业资格是重点，不妨说明得清楚些，多着些笔墨。

尤其不该忽略的：知识结构；经验积累；技能与资格；业务水平；学习能力；外语水平；性格特点；短项不足；适应领域；从业期望；待遇预期……

否则你怎么指望有人隔山买你这条“牛”呢？

以上所及，用心领悟更重要。

有一天，一位自称清华大学毕业生的年轻人来我公司求职，我想，他一定愚蠢到不曾注意

公司大门边的铜牌：“深圳清华大学校友会”。深圳那时已有5000名清华校友（现在大概8000人），我是清华校友会的秘书长。我看了看他递给我的毕业证书，从容地从清华的校园、人物、变化、课程谈起，就像一个吹牛的围棋棋迷不消几着就会被我看穿那样，他闪烁其辞的神态和不得要领的胡诌立刻使我明白这是怎么回事。冒充清华学生的我是第一次碰到，到清华校友会对着秘书长行骗简直是一次奇遇。我把证书还给他，不动声色地说：“行，你回去等消息吧！”

俏丽的国家大剧院有百余岗位面对社会公开招聘，要求北京市户口，其中高管岗位要求具有国家行政机关任职经历，十年以上工作经验，大学本科以上学历，党员；要有较强的项目市场潜力判断和定价能力。

要管理好、且运营好国家大剧院这一建筑精品与文化精品，人才无疑是第一位的。要定义什么是最适合的人才，以及使招聘这样的人才具有可操作性，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。很难判断这样的招聘条件是出于深思熟虑、大有讲究，还是习惯性办事。

国家大剧院的性质是什么，是国家行政机关，抑或事业单位，还是国有企业，其人才招聘的专业性、开放性、灵活性自有不同。不管怎样，赫然的政治条件（“党员”）已经将大批优秀分子排除在外。经验证明，这一身份只能说明在名义上受到组织的约束，却未必能够保证其行为，遑论能力。

至于“项目市场潜力判断和定价能力”，其实是很难判别的，倒是透露出某种急切的心情。